

大太监

小德张

刘树强 宋益三 赵功义 / 著 华龄出版社



大太监小德张

刘树强
宋益三 著
赵功义

华龄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太监小德张/刘树强等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5

ISBN 7-80082-866-2

I. 大… 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790 号

大太监小德张

刘树强 宋益三 赵功义 著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

邮编:(10003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红光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2.5印张 280千字

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3000册

ISBN 7—80082—866—2/I·139

定价: 19.80元

目 录

第一回：拜年呕气	(1)
第二回：受辱自阉	(11)
第三回：南北求情	(21)
第四回：挂档进京	(31)
第五回：茶坊听差	(41)
第六回：苦难煎熬	(50)
第七回：升平署学艺	(60)
第八回：唱戏受挫	(70)
第九回：改换门庭	(80)
第十回：监视光绪	(90)
第十一回：赌博发迹	(100)
第十二回：内侍皇后	(110)
第十三回：淫乱风波	(120)
第十四回：两宫皆病	(130)
第十五回：师徒智斗	(140)
第十六回：献药驾崩	(150)
第十七回：爬上总管	(160)
第十八回：棺前哭灵	(170)
第十九回：毒计行刺	(180)
第二十回：杀人灭口	(190)

目 录

- 第二十一回：除掉袁世凯····· (200)
- 第二十二回：滥建宫闱····· (210)
- 第二十三回：报复总督····· (219)
- 第二十四回：后王纷争····· (229)
- 第二十五回：武昌起兵····· (239)
- 第二十六回：恫吓隆裕····· (249)
- 第二十七回：欺骗载沣····· (259)
- 第二十八回：怂恿杀手····· (269)
- 第二十九回：行迹败露····· (278)
- 第三十回：毒酒洗尘····· (288)
- 第三十一回：暗渡陈仓····· (298)
- 第三十二回：劝说摄政王····· (308)
- 第三十三回：袁世凯出山····· (318)
- 第三十四回：讨价还价····· (328)
- 第三十五回：动用内帑····· (338)
- 第三十六回：炮火开战····· (348)
- 第三十七回：坑蒙太后····· (358)
- 第三十八回：逼迫逊位····· (368)
- 第三十九回：客死天津····· (378)

第一回 拜年呕气

好似破船过海，
理应一体同心。
一家人害一家人，
波浪掀天胡混。

壮的先推下水，
巧的岂得常存。
连船毕竟海中沉，
还是自家倒运。

几句《西江月》吟罢，引出了一段故事来。话说由于庚子之乱，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幸西安，不觉已近一年。幸得庆亲王奕劻和卖国能臣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多次议和，听了多少冷话，看了多少脸面，方才有了些头绪，共计一十二款，议和方才告成，慈禧才携光绪皇帝由西安返京。经过这次战乱，慈禧的金银珠宝攒了不少，据她个人估算约值一千八百万两白银。从西安回京的路上，她虽然又搜刮了一些，但得的不如失的多。从此她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生百年，恰似白驹过隙，还是及时行乐的好，因此她除了与太妃、宫女们摸纸牌、押宝、掷骰子之外，再就是看戏，她尤其喜爱京戏。每逢吉日良辰，或消闲之时，就会传降谕旨。

第 一 回

不是召集外边戏班子，便是召集御用的戏班子——南府戏班。

这时京戏已发展到高峰时期，像谭鑫培、马连良、余叔岩、王瑶卿、杨小楼、侯喜瑞、钱金福、梅兰芳、尚小云、肖长华等外边戏班子，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此外，慈禧还让李莲英租了一个御用戏班子，名叫升平署，也叫南府戏班，演员全部由太监担任。并邀请京戏名家入宫当教习。慈禧组织这个戏班子有两个意思，一是她看起来方便，二是她想让御用戏班子和外边的戏班子进行对抗，以显示我皇太后的能力就是高人一筹。

这个宫中戏班子，选拔了一批容貌秀丽，身材苗条的小太监，经过训练，培养出一批唱、作、念、打，身怀绝技的太监戏子，很讨慈禧的欢心。有时候慈禧高兴起来，就让宫里的太监戏子和在外边受召而来的戏曲名角同台演出，以此取乐。而这些太监戏子，一是怕慈禧的责罚，二是为了得到慈禧奖赏，讨好慈禧，不敢不卖力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了较为深厚的功底，足以和外边那些名角抗衡。因此上台演出的这些太监戏子，大都能给慈禧露脸，不负慈禧的期望，水平并不比名角差。

由于慈禧喜欢听戏，也懂戏，哪一点错了，她都听得出来，看得出来，有时她还扮戏，不过不让一般人看就是了。据说有一次慈禧和李莲英串演《钓金龟》，慈禧扮老旦，李莲英扮张义，在老旦唱：“叫张义，我的儿……”的时候，用手拍着李莲英，李莲英连连点头，看到的人都不敢笑，怕急恼了慈禧或者李莲英。

正由于慈禧喜欢看戏，所以演戏演得好的太监，常常受到重赏和提拔。一些知道内情的太监，只要自己年纪不太大，

大太监小德张

身体条件好的，都想往南府戏班子里钻，借此机会寻找升级向上爬的路子。因为一旦上台演戏，只要慈禧看着好，马上就问叫什么名字，说不定从此就会在御前当差。

不怪太监们这么想，事实上也是如此。有一天唱武生戏《岳家庄》，扮演岳方的武生，说、作、唱、打样样干净利索，引起了慈禧的极大兴趣，便向站在身边的李莲英问道：

“我说小李子，扮岳方的这个奴才是谁？怎么我没见过！”

“回老佛爷，这个奴才，原名张恒太，入宫后改名张兰德，字祥斋，他曾有个乳名，因为犯了忌讳改了。是直隶省静海县唐官屯人，他十五岁入宫，不久便到了戏班子，唱戏已经三年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张兰德的身世交待几句。这个张兰德的家庭过去是非常富有的。他祖父张万财是一个古董商，在北京开着古董店，在静海县可以说是颇有名气。张万财死后，张祥斋之父张泰安，叔叔张泰和，分居各过。他们兄弟二人仍然各自经营古董，也是张泰安财运不佳，一连买了几件假古董，在出手之时，被买方看出，买方很有势力，告到了九门提督那里。这九门提督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的简称，它的官署通称“步军统领衙门”。所统率的军队，一部分是八旗的步兵（组为步军营），一部分是绿营的马步兵（组为巡捕五营）。掌管北京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城九门内外的巡警守卫等职，以亲信的满族大臣兼任。步军统领衙门的职掌，除防守、稽查、门禁、缉捕外，尚有断狱、编查保甲之权。因为它审理案件权如刑部，又加上官署设在北城，故有“北衙门”之称。列位请想，一个小小的古董商，摊上这样的官司，还不把他当成肥肉，加

第一回

了一个“以假充真，坑害顾客”的不大不小的罪名。

俗话说得好：“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张泰安各处花钱运动，等官司完了，把整个买卖赔进去了不说，还欠下一屁股债，只好把老家的庄宅土地变卖了还账，只剩下薄田十几亩，土房数间，买卖也做不成啦，只好回家种地。

列位请想，这张泰安是富里生，富里长的买卖人出身，打算盘记账还行，要说种地，可以说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荒年灾月不说，就是风调雨顺的年头，他那地里也打不了多少粮食。

幸得张泰安的妻子张祥斋的母亲董氏，为人十分贤惠，吃得苦，受得累，纺线织布，做的些针线，拿到市上去卖。这唐官屯紧靠运河，离天津又很近，是水旱码头，作买作卖，来往的人很多。故而也能趁几个钱，来弥补生计的不足，不过还是过不下去，只好到娘家拆兑一些，饥一顿，饱一顿地对付着过日子。

他家人口不算多，除张泰安两口外，还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月峰，小的便是这个张祥斋，小名叫春喜，便是后来的小德张。

在张祥斋十二岁那年的春节过后，他同哥哥月峰，一起到姑奶奶家拜年，他姑奶奶家也是个财主。在姑奶奶家院子里，看到一辆漂亮的大轿车子，簇簇车脚，老漆漆的车轱辘子锃明瓦亮。红托泥布，支着燕飞，崭新的车围子，十分好看。张祥斋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轿车子，便想爬到车上看看车厢里是什么样子，正当他靠近车轱辘，想探身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叫喊：

“躲开！躲开！把车弄脏了！”

大太监小德张

这个叫喊的人，是张祥斋他姑奶奶的孙子，他的表哥，名叫大杏。

“你就让他看看，又看不少什么。”张祥斋的哥哥张月峰说。

“不行，我就是不让他看，看不少什么，可是能看脏了，看你们家这个穷样，快给我躲开点，你们家八辈子也买不起这么个大轿车子。”大杏又大声地说了一遍。

张祥斋哪里肯服这个气，当下还言道：

“大杏，你甭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将来我发了财，买五套，买十套，买一百套比你家更大更漂亮的轿车子。”

“呸！吹牛！买一百套轿车子，不用说你家买不起，就是有人送给你家一辆，你们在哪儿放？送给你大骡子大马，你们喂它什么？买轿车子？做梦娶媳妇，心里想吧！”

张祥斋还想争辩，可是一想也是呀！真要有了大骡子大马轿车子，在哪儿放呀！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家就穷，有的人家就富。可是他对大杏的话，依然是愤愤不平，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哥哥月峰，可是哥哥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到了晚上，他钻在被窝里，用他那明亮的大眼睛望着娘，问道：

“娘，你说为什么就有的人家穷，就有的人家富？”

在那封建社会里，一个家庭妇女，能知道什么？她知道的也就是三从四德和相信命运，便说道：

“人家财主那是生来的命好，所以就有福享；咱们穷人生来的命不好，就得吃苦受罪让人欺侮。”接着她又用事实来证明她说的话是正确的，便又说：

“比如咱家吧！你爷爷在世的时候，也是家大业大，骡马

第 一 回

成群，比你姑奶奶家的日子还火爆呢！除了庄宅土地还有买卖，也是使奴唤婢，不然我还嫁不了你爹呢！”

说到这儿她停了一停，好像在回想自己年轻时日子兴盛的年代。过了一会儿，她咳了一声说：

“咳，看来是命啊！自从你爷爷去世以后，咱家和你叔分居各过，论认字、论盘算、论辨认真假古董的本事，你爹比你叔一点也不差，可偏偏就买了假货，买了假货不说，卖的时候又出了毛病，才闹了个倾家荡产。

你叔就没有买过假货吗？他也买过，可是人家运气好，不但出了手，还赚了钱……”

张祥斋他娘的话，勾起张泰安的心事来。也就是把老疮痍巴又重揭了一下，能不疼吗？可他也听出了妻子并没有埋怨自己无能的意思，而是说自己的命运不好。张泰安也是受孔夫子教育很深和相信命运的人，认为自己的命不好，是“获罪于天，无可祷也”。所以只深深地叹了口气，并没有说什么。

张祥斋的娘听到丈夫叹气的声音，知道自己的话，又勾起了丈夫的心思，她怕引起丈夫难过，便给祥斋掖了掖被窝，怕钻进风去，一边纳着自己的鞋底子，一边嘱咐道：

“快睡吧！跑了一天啦！”

为什么张泰安夫妇都有心思呢？因为从姑奶奶家回来之后，月峰把在姑奶奶家时，大杏说的话和中午待客的饭食都说了。这一天他姑奶奶家去了好几门子亲戚去拜年，可是别的亲戚都是长袍大褂，坐车骑马去的，表叔对他们远接高送不说，还请他们坐上席，十二个碟子，八个大碗，外加一个火锅，桌上都是鸡鸭鱼肉，各式各样的酒，这些东西让张祥

大太监小德张

斋他们报名都报不上来。

可是对祥斋他们呢？表叔连睬也不睬，只是表婶招呼了一声，让他们和大杏玩去，还呕了一肚子气。吃饭的时候，单给他们摆了一张小桌，说是小孩子上桌子，油汤滴滴嗒嗒，怕弄脏了衣裳，可是大杏比月峰还小，他却上了桌子。

只是姑奶奶给了祥斋二十个大钱，还说：“今年再给一次，明年过了十二岁就不再给了。”

月峰把这些跟父母一学说，张泰安能不生气吗？他恨恨地说道：

“狗眼看人低，明年我带你们去拜年，看他让不让上桌子？”

祥斋的娘，知道张泰安自做买卖赔钱之后，经常生闷气。俗话说得好，气是百病之苗。

张泰安吃不下东西，整宿整宿地不睡觉，一是觉得这买卖赔得冤枉；二是无力再恢复原来的气势；三是处处遭人白眼，他是又气又愁，便闹了一身的病。这就应了那句老话：面黄饥瘦，皮里抽肉。最后瘦得皮包骨头，脸像金人似的，连走道的劲都没有，一阵风就能把他刮一个跟头。这样的身子，还经得住生气吗？祥斋娘劝道：

“孩子他爹，你也不用生气，谁没有三年背运。刘秀就走过国，刘备也曾兵败徐州，把老婆孩子全丢了。你比刘备还强呢！我和月峰、祥斋都守着你，过几年孩子大了，咱挣上俩钱，凭你的本事、见识，不怕咱们日子回不来！”

董氏说的本是给张泰安开心的话，张泰安也明白妻子的心思，便不再说什么了，这事也就过去了。董氏在灯下纳着鞋底子，她想趁着天气还冷，赶出两双大鞋来，等到二月里

第 一 回

开春，人们脱掉棉靴换鞋子，好卖个大价钱。张祥斋睡不着觉，提出了人为什么有穷有富的问题。

董氏的解答，张祥斋听了似懂非懂，可是他不甘心让命运去捉弄，去摆布，于是又问道：

“娘，你说穷人能不能发财？”

祥斋他娘早把方才说的话忘了，便说道：

“穷人发财，难哪！一不认字，二没本钱，上哪儿发财去。远处的不说，就咱这唐官屯，上万人，有几家财主？不还是穷人多吗？还是那句话，长坏了什么，也别长坏了命，命里该着受穷，谁也没法，要不说君子不与命争呢。你就忍着吧！”

张祥斋对娘的话，并不满足，于是又问道：

“娘，难道穷人就没有发财的了？”

“没听说过哪个穷人发了财，能混上个不挨冻，不挨饿，就是一百百了，哪里去发财呢？”

张祥斋不服气地说道：

“我就不信穷人不能发财，财主也是俩胳膊俩腿一个脑袋。比穷人也多什么，怎么他们就能发财呢？就是娘不知道罢了。”

被张祥斋这么一说，他娘还真动了心思，觉得孩子想发财是好事，比光想吃好的不干活强，于是就把脑子转开了。她想找出个原来穷，后来发了大财的人。经她搜肠刮肚，还真想出来了，于是笑着说道：

“穷人要发财，那可是真比上天摘星星差不多，不过也有发了财的，除非是当皇差，才能发大财。”

“什么叫当皇差呀？”张祥斋不解地问道。

“当皇差，就是伺候皇上，伺候娘娘。”

大太监小德张

“那么我也当皇差去。”

“傻孩子，当皇差能说去就去吗？得割了老公！”他娘笑得更厉害了。

“什么叫割老公呀？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张祥斋又不解地问。

“割老公就是净了身的人！”

“什么叫净身呀？”张祥斋继续追问。

“看你这孩子，可真傻到家了。”董氏又笑了起来。她做梦也没想到儿子为了发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是当作说闲话，哄孩子，一边笑着，一边把手伸到被窝里，用手摸着儿子的生殖器说：

“割老公，净了身，就是把这牛牛和蛋蛋都割了去，也就甭娶媳妇，抱小子啦！”

张泰安根本没睡着，听到这里便插话道：

“跟孩子说这些有什么用？当皇差也不是什么好差使。”

“跟孩子说着玩呗，他钻了被窝不睡觉，胡蹬乱踹，踹破了被里还得补，说个笑话让他老实一会儿。”

别看张泰安拦着，不让自己的女人往下说，但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净身去当老公，所以也没往下说什么。

可是张祥斋并不满足于母亲的这些答复，又继续问道：

“那净了身当了老公，都谁发了财呢？”

“也不少，听说光咱静海县就出了五六个，多的两顷多地，少的也有一顷来地。”

“他们比我姥姥家、姑奶奶家还趁吗？”

“比你姥姥家强，可是还比不上你姑奶奶家。”

“割场子老公，还比不上姑奶奶家，那多么不值得，这也

第一回

不叫发财！”

他娘也没仔细咀嚼张祥斋这话是自言自语，还是同她对话，听了儿子的话，便继续说道：

“怎么没有发大财的，咱们这静海县南边就是青县，青县出了个小安子，他的真名叫安德海，是青县汤庄子人。他净身入了宫，先伺候皇上，后伺候慈禧太后，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不要说文武大臣，就是王爷也怕他三分。听说小安子他娘死了出大殡，一个殡出了四十九天，上苏杭二州买绫罗绸缎，上天津买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竹竿杉篙，到白洋淀买席，一买就是四十船……”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受辱自阉

说起出殡来，张祥斋还是见过的，便问道：

“小安子家出殡，比咱这镇上刘家出的殡还大吗？”

说到这儿张祥斋的父亲张泰安躺不住了，他翻了个身，咳嗽两声说道：

“老刘家出的那殡，说起来不算小了，周围三十里五十里还没有比过他家的，可是跟小安子家一比，那可是天上地下了。老刘家来的官顶大的是个翰林、知县罢了，当个翰林，说起来文才不算低了，可是穷翰林啊穷翰林，除了写字外，什么势力也没有。

人家小安子家可不同了，不用说周围的知府、知县都去祭吊，北京的五府六部、九卿四相、文武大臣，哪一个敢不送礼。只他青县的知县就上了一千两银子的礼，这下子把直隶总督李鸿章吓坏了，他本来想上五千两银子的礼，一看一个小小的知县竟然上了一千两，他这五千两银子往哪儿摆，可是又没带那么多，就赶紧派人到天津去取，那马驮子驮着银子，足足摆了有三里地。

就是这样，小安子还嫌他来晚了，只派了他个领纸的差事。你知道什么叫领纸吗？就是来了吊纸的客人，他把客人拿来的烧纸接过去，把客人领到灵棚，说一声：来客人了！就是这么个穷差事。实际上，是给李鸿章难堪。

据说出大殡的时候，花郎乞丐都天天赴席，从家里到坟

第二回

上，都搭的新席棚。一色的黄土填道。收礼收的银子，堆得像山一样，那大元宝都用筐抬，别人家出殡就穷了，他家出殡可发了大财啦。”

“一个老公比总督的官还大吗？”张祥斋不解地问道。

“老公哪有总督大呢？多么大的老公也没有总督官大。”张泰安告诉张祥斋说。

“既然老公的官没有总督官大，为什么李鸿章是总督，还那么怕小安子呢？”张祥斋更加迷惑不解了，不由又提出了新的疑问。

“咳，这个你就知道了，小安子没有李鸿章官大，可是慈禧太后比李鸿章大呀！小安子他娘死了，慈禧太后就赏给了小安子五千两银子。可是曾国藩那么大的官，给朝廷立了那么大的功劳，他死了才给三千两银子。这不说明小安子比这些大官吃的开吗？”

不光小安子，就是现在的李莲英李总管，在慈禧太后面前，比小安子还红呢？”

张泰安的话，使张祥斋明白了，只要割了老公，在皇上和慈禧太后那里红了，就是大官见了也得怕，就能发大财。于是就不再问了。可是这老公怎么个割法，让什么人给割，割了后怎么才能入宫，他就不想了。

第二天，母亲醒来，发觉被窝里没了祥斋，便问张泰安：“小二哪里去了？”没等张泰安回答，只听外边驴棚里，发出了一阵震人心肝的叫喊。

张泰安两口子，听出了这是二儿子祥斋的声音，慌得提上裤子披上袄，靽拉着鞋，慌慌张张地向驴棚中跑去，只见二儿子祥斋浑身是血，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娘一见就哇地一